

笔杆子

BIGANZI
WANJIN WENREN DE LINGLEI GUANCHA

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刘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笔杆子

BIGANZI

WANJIN WENREN DE LINGLEI GUANCHA

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刘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 刘超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01 - 05903 - 7

I. 笔… II. 刘… III. 文化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69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1 插页

字数:200 千字

定 价:24.80 元

序

谢 泳

刘超的书要出版了,打电话来,要我写几句话。我问需要不需要。刘超说,需要。我就答应下来。

刘超和我联系,是因为他对西南联大感兴趣。我和他建立联系时,学术兴趣已有转移,对自己过去关心的题目,虽然还很留意,但热情已大不如前了。刘超后来在这方面有许多新见,也非常注意搜集新的史料,再加上他有一支好文笔,所以在专业之外,又能写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这很难得。

刘超是清华的史学博士,这个出身决定了他的研究在专业领域会得到高度认同,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这些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新秀。十几年前,我出版《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对于这所大学的认识,远没有今天的高度和热情,再加上我一个地方师专毕业的学生来研究中国的最高学府,总感觉不是正途。虽然学术不问门第,但出身与研究对象间的距离过远,得到认可的程度相对较难。现在清华出身的刘超来研究西南联大、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名正言顺,而且他对这所大学的评价,特别是对这所大学学术传统的认识,已引起很多人的同感,这是我最乐于见到的情形。

2008年11月间,云南师大召开“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刘超,印象很好。虽然感觉他不善言谈,但内心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却可从片言只语中体会出来。读他的文章,再判断其中的见识,更感觉他在学术上后劲十足。

刘超的学术研究,从格局上观察,已有相当气势,他观察问题,判断轻重的学术能力也显现出来。他长于叙述的能力,最适合完成有学术容量的

著述,如果再能注意发挥自己的学术原创能力,或者说,在原创能力的追求方面,更有自觉意识,真可用一句前途未可限量来表述了。

胡适过去说过,中年人做研究是本分,青年人做研究应当鼓励。

刘超努力!

2008年12月23日于厦大中文系

目 录

章太炎：大师小事 1

章来到北大，北大对这位“压阵大将”（胡适语）极为仰观。蒋梦麟、胡适之、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对他都好生招待。人们请他演讲，他讲时，他的十几号弟子都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因他口音重，钱玄同和刘半农就在一旁伺候，一个做翻译，一个写黑板。

辜鸿铭：四洋踏遍尔独行 6

北大有那么多教授，辜鸿铭都看不上眼，独是对请他来北大的蔡元培颇有好感。在课堂上，他公开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王国维：消逝的小辫子 11

清廷在的时候，他曾将辫子剪去；清廷亡后，他却把辫子留上了，永远留上了。在清华园，他依旧拖着那辫子，看上去很别扭。满校园的人们也都在议论此事，说它碍眼者有之，说他是遗老者有之。他不在乎。

梁启超：当“老博士”老去的时候 16

果然，在婚礼进行之中，梁竟然以严师的姿态，引经据典大加训斥。每说几句，都叫一声“徐志摩”，又叫一声“陆小曼”，然后问他们对他的话有

无意见。反反复复，多次下来，宾客都已提心吊胆起来。梁还在说：“徐志摩，你这个人心情浮躁，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离婚再娶，以后务求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徐面红耳赤。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 22

大厅一片安静，但听陈独秀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旁听席上哄笑一片。

黄侃：章门“天王”的狂士生活…………… 29

黄某人最见不得的是那帮“新青年”们。每次上课，他开口便是骂钱玄同：“钱玄同是什么东西，他的讲义还不是抄我的！”钱玄同不敢吱声。他又骂胡适。那时胡适这小青年也来了北大，他一开始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后来被人一捧，居然暴得了大名，尾巴就翘起来。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33

下午，有人问怎么回事，那么大吼大叫的。熊笑道：“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骂蒋该死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

梁漱溟：最后的鸿儒…………… 40

在香港的密集的炮火之中，梁漱溟多少次和炮弹擦肩而过，但安然无恙。人家替他担心，他说：“不用担心，我绝不会死，我若是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48

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于是大吵，大闹，没完没了。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

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蒋介石大怒,大手一挥,刘文典就被送进大牢。

周作人:苦茶、苦药、苦雨斋..... 56

其一生,都因为娶了个强悍的东洋妇人,而“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一个文坛悍将,居然如此窝囊。鲁迅骂他“昏”,可他就是“昏”,昏得不仅把这个东洋女人养着,而且把东洋女人的娘家人也接来供养着。鲁迅把自个儿的钱都贴上去还不够。

潘光旦:忍将身世寄鸥游..... 62

历史系教授皮名举爱骂人,且极刻薄。有一次,他骂道:“中国有位著名的优生学家,优来优去,优出七个女儿,一个男孩也没有!”紧跟着他又补上一句:“优的结果,还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话传到潘光旦耳中,他只是笑一笑,毫不介意。

闻一多:何妨一下楼主人..... 69

前诗人闻一多,已是学者闻一多。而且,在一九四三年上,这位学者已不止是学者了。他渐已不是那位“何妨一下楼主人”,而开始变得对政治很感兴趣了。然而,那时的政治已由不得人感兴趣。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 73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单身一人。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 82

到台湾后,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在这里,他依旧我行我素,赏罚

分明,决不含糊。对傅斯年的霸气之风,有人颇有意见。有个别另有居心者,乃向蒋介石反映情况。蒋介石一听是台大的情况,连连摆手,说:“别和我说别和我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罗家伦:“儒将”校长亦风流 93

某次,罗的老领导——蒋介石问人:“罗家伦这人到底怎么样?”有人告诉他:“志希是个难得的好校长。”蒋纳闷:“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对他有意见?”答曰:“这是因为志希从来不拿教授职位做人情的缘故。”

丰子恺:走进缘缘堂 99

其实,子恺笔下,又何止是童心,而且还有佛心,有平常心。童心朴素澄明,佛心大慈大悲,平常心等贵贱、齐万物。

朱自清:寂寞荷塘 105

鲁迅怎么会“抽不出时间”呢?他在北平连讲五次,甚至在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学校都讲得很是过瘾,独独是不肯来清华。朱自清算是知道了。这荷塘月色的一景,和这个绍兴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在这个时代,这仍只是郊区一景而已。

俞平伯:旧时月色 113

朱自清自入清华后,就开始广泛拜师学艺,其在诗方面是学傅西园老先生,词方面,则以俞为师。这一点,就连朱本人都不讳言。如果说晚近中国还能有几位可以毫无愧怍地把毕生文字都拿来示人的人物的话,那么,俞平伯或许是一个。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 116

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所谓“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

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早已门庭寥落。

李健吾:吴门虎将,朱门高徒 120

李健吾在清华时就深得国学巨子、西语系主任吴宓的宝爱,因此被号称为“吴门三杰”之一。“三杰”中,有“龙”有“虎”有“豹”,“龙”是钱钟书,“豹”是曹禺,而“虎”呢,则是先生了。

废名:废不得的是此名 124

废名有旧学的底子,又有西学的修养,还有佛家、道家的情趣。中土、西土、梵国三种文化就在他身上交织斑驳起来。他儒、释、道合一,散文、小说、诗歌合一,确为文坛异数。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128

第一次登台时,他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良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几十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 140

总其一生而言,梁氏显然足可跻身散文家的第一方阵。但从梁氏的生命履历看来,梁作为散文大家的地位主要得益于《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努力,得益于他在中年和晚年的努力。如果他天不假年,或者在此前即已搁笔,大概顶多只能称其为一位饶具特色的名家,而难成大家。

赵树理:旧时人物旧时风 147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浮夸之风遍绿中国,满天“卫星”让人仰望得脖子发酸。老赵虽然高居京城,但还是经常回山西老家。做的是农业活,住的

是农村房，交的是农民朋友，自己又是从农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对此怎能不知？

萧红：萧萧落红寄海天 150

作为女性，萧红是不幸的。在现代晚近女作家中，大概很少有甚于她者。对此，她深有自觉：“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曾是人家的媳妇，曾是萧军的爱侣，又是端木的妻。在短短的一生中，与她纠葛过的男子并不少，可是，这除了说明她命途的多舛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殷海光：从“另类青年”到“启蒙导师” 153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

汪曾祺：彩云之南的少年 158

想想吧，堂堂系主任，教了十几年的“大一国文”，从来没人敢逃朱自清的课，今次竟有人犯到他门上来了，怎能不气！这下好了，汪大才子被逮了个正着。几次三番，几次三番，朱先生就批评他。他不敢吭声，心下却对朱“很不喜欢”。

张爱玲：倾城之恋 163

一九四三年的张爱玲，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怀抱着“出名要趁早”的念想奋力地写着，为着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而努力，为着第一本散文集《流言》而打拼。一九四三年的张爱玲，有着自由，有着盛名，更有着漂亮。她正处在一生中最好的年岁上。

张岱年：寂寞中关村 172

早在一九三四年，张申府就激赏地称：“钱仲书与张岱年并为国宝！”钱、张二位确有相同之处：二人同样资质极美，同与清华结缘，同于一九三三年毕业。

张中行：道骨儒心、执中以行 183

《青春之歌》让作者变成了一棵大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文革”中，大树就把革命旋风给招来了。一帮革命小将（其实也未必都小）为着整一批黑材料而过来了：“说，杨沫是不是反革命？”先生说：“我是不革命，她才是真革命。”

林庚：燕南深处有布衣 189

又一个深夜，他接到了电话，还是江青让他去讲诗歌。先生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不起，我夫人身体不好，我要留下照顾她。”他说。

对方几经邀请，先生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须知，那年头，能够和通天人物攀上关系，搭上线，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耀啊。

在那两江交汇的地方（代跋） 197

章太炎：大师小事

西元一九三〇年上，德国普鲁士学院（这是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三大汉学重镇之一）拟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通讯院士。条件是对方必须足以代表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准。柏林大学著名汉学家佛朗克找到了中国留学生蒋复璁，问有没有合适人选，蒋立即回答：有，章太炎。

辛亥年上，蔡元培欧游归来，在上海拜谒章太炎。章问：“鹤卿（蔡元的字），你游学多年，所学究竟如何？”蔡元培说：“可以骗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蔡元培威名远扬，怎会如此？章太炎半信半疑，于是问他吠檀多哲学。蔡元培果然无以对答。事后，章太炎对门人说：“蔡元培连印度吠檀多哲学都不懂，真的是骗人。”可是不久，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说：“蔡元培学问功业党内无两，应当给予重任，才能孚其人望。”“革命元勋、国学泰斗”说的话，当然管用得很。不久，蔡元培果然成为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民国二年，因蔡元培介绍，已届中年的章太炎认识了一位丰艳的才女，他毫无犹豫地就向对方求婚。女子很是犹豫，因为男方实在是有点“那个”：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四十五岁。三是一穷二白。不过女子转念一想，对方学问倒很是不错，没准日后还可以藉此讨教学问。女子于是点头了，自此成为章夫人。婚后，女子才发现，男子不仅又老又丑又穷，而且脾气坏得很，其前妻就曾屡屡受到他的虐待。看来，这位女子也有好戏看了。

有次，孙中山派人送章太炎回家，出了孙门，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太炎二话不说，即坐到车上，挥手令车夫快跑。等那个陪送者给自己找到车的时候，章太炎的车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一会儿，车夫便问往哪里去？章太炎说：“家里。”“你家在哪里？”“在马路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这样一来，凡经过所有的里弄时，车夫都要问：“是不是这个？”章

太炎都说不是。再问,还不是。于是接着跑,车子就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章太炎自己摸不着门了,见人就问:“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人皆以为是疯子。

陪送者不见了章太炎之后,打电话到章家,家里也没有。这可把人急坏了,派了好些人,满大街地找。一阵好找之后,才发现迎面过来一辆车,车上坐着个章太炎。他在车上安然自若地坐着。从此,人们再不敢让章太炎一个人回家。

章太炎无书不读,深通医道,常给人开药方。一日,有人来看他。他说:“你生病了。”说着,就顺手给人开了一道方子。对方回去后,就预备去药店。有人问:“谁开的方子?”答曰:“章太炎。”对方立即笑道:“别人开的方子我信,他的方子我倒不敢信了。”

章太炎还颇谙养生之术,但他自己从不讲究饮食。夫人见他如此,总是反反复复告诫他说多吃某某蔬菜水果有益健康。章太炎每次听到,都好像闻所未闻,把夫人的话复述一遍:“哦,某某有益健康,某某有益健康。”宛若孩童似的。可是,过后他又忘了。

吃饭时,他目无饭桌,总是吃眼前的一两道菜。有时遇上不喜欢的菜,他一口气大吃几碗白饭,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去。家里人念他辛苦,为了照顾他,特将口味好的菜放在他眼前,他也不闻不问。有一次,家里人把一盘鸡肉放在他近前。他也不吭声,埋头吃饭,一个人把整整一盘肉都消灭干净,而后起身就走。后来他鼻子不好了,只好用口呼吸。吃饭时,他嘴巴一边吃,一边吸气,常常不小心把饭屑吸入气管,于是对着饭桌就打起喷嚏来。喷嚏一来,饭花四溅,而章太炎容色自若,视若无事。

章太炎从不讲究仪容。如果不是夫人督促,他的衣服总脏得怕人。他最怕的是洗脸,更怕的是洗澡。他也怕洗手,手指甲留得很长,内中黑痕斑斑。见客人时,他也如此。

章太炎有一高徒叫黄侃。黄侃极其好色,寿年只有四十九周岁,却结婚九次。很多女子,仰慕他的才学,仍勇于献身。时人称之为:“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黄一度犯有重婚罪,可章太炎不以为意。黄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章太炎正在编写《章氏丛书》续稿。黄为了先睹为快,经常索要初稿帮忙誊清,顺便也把成果作为自己的讲义向学生讲授。学生们遂以为章太炎的文章大都是黄帮忙编写的。章太炎仍不以为意。黄侃才高,但述而不作。章太炎总是催他写东西,他仍不写,说五

十岁之后再写不迟。黄侃四十九岁那年，章太炎给他写对联祝寿五十（虚）岁，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在希望黄及时著书。可是不多久，黄侃就英年早歿。有人说章太炎的对联，是“绝命”、“绝书”的讖语——黄侃不到五十周岁就“绝”了。章太炎大恻，亲自为之写《墓志》，说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又感慨道：“轻著书，固然不对；不著书，也未必是。”神色怆然，久无言语。

章太炎早年投身革命，浪迹东洋，后又任孙中山秘书。革命功成，他急流勇退。北伐后，日已老迈的章太炎，很少远行了。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却不顾老迈之躯，冒着炮火，一路北游过来。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赶忙进城晋谒。章太炎很高兴，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一日，张学良过来见他，章太炎立即大骂。骂声疾呼，声音把屋瓦都震得瑟瑟发抖。此后，他派人给刘文典送来一副对子：“养生未羨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是告诫刘文典要戒掉大烟，下联乃是夸他刘文典有种，敢当面骂蒋介石。

章来到北大，北大对这位“压阵大将”（胡适语）极为仰观。蒋梦麟、胡适之、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对他都好生招待。人们请他演讲，他讲时，他的十几号弟子都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因他口音重，钱玄同和刘半农就在一旁伺候，一个做翻译，一个写黑板。

回到南方后，章太炎几乎就不出远门了。有一少年久慕其名，硬要拜章太炎为师。师母说：“你来这里做学生，向来都知道做学生的规矩，有许多杂务，都需要你处理的。”学生很懂事，悦服之。从此每天七点，他就要开始一日的“功课”：先是扫地、倒痰盂，擦水烟筒等等，当然还要洗夜壶。章太炎用的是锡夜壶，又臭又重又难洗，用了许久也不换。一次，有人为了求字，特地给他送了一个瓷质夜壶。章太炎接过来，左右端详，仔细把玩，反复抚摸，终于脸上皱纹舒展开来。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机会就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章太炎早年醉心革命,晚年痴迷于书。他家里满是书。卧室里,除了床之外,也全是书。有次他半夜睡醒,忽然想及某书某事,即起床在书架上翻阅起来。他就这样站着看书,一站直到天明。第二日一大早,仆役带着满身寒气开门洒扫,这才发现章太炎手持书卷,赤身裸体,呆若木鸡。仆役大惊:“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呢!”这一个冬夜下来,章太炎又开始伤风感冒起来。身体稍好,章太炎就给孙子讲书,讲《诗经》、讲《论语》等等。那是他五十年前看过的书,却依然记忆清晰。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那是他唯一的收入。及至晚年,他更是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晓得钞票何用。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块钱。儿子要做大衣了,他也掏出五块钱。有一次,他在苏州要盖房子了,人家让他掏钱。他掏出来,还是五块钱。他只认得五元。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有次来到苏州,有人劝他在苏州住下,并在当地买一所房子。章太炎就跟着去了。房子蛰居于陋巷,只有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过去一看,异常满意,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于是不再看,就和人家谈价钱。人家看他这样满意,就向他要了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是非常离谱的高价了。对方很是捏了一把汗。不料章太炎居然不还价,付出一万七的价钱成交。等到夫人过来看时,一切手续都已办妥,房子竟不能住人。最后,房子卖不出手,也租不出,反要另外花了钱雇人专门看守着。

某日,有人特地来到苏州市中心,找到了他的锦帆路的洋房。洋房门口是两块木牌,一边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一边是“制言半月刊社”。进得会客厅,客人见里面陈设简单,却异常清雅。忽然,一个老人从里面缓步而出。看那人,脑袋奇大,一袭大袍,两眼半眯瞧着来者。来者心里打退堂鼓:这就是用笔杆子推翻清廷、又对中山陵大发牢骚说“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不虚言;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的“章疯子”么?这时,老人一开口,果然就是。

在得知来者是薛福成的族人之后,老人立即睁大了眼,说:“好学问……”顺着就把薛的著作名目背了一遍。又说:“你这样的年纪,胆子可不小哩!”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继而,他说:“我是同情青年人的,你反封建……”突然又提高声音说:

“但是你知革命以后，竟比封建时代更糟吗？”接着，他大骂起来，骂这骂那，骂得大汗淋漓，骂得唾沫四溅，好似当年在北京当面大骂袁世凯的那般情状。

来客这才明白了，难怪苏州流行这句话：“小疯子骂大疯子，大疯子骂遍所有的达官贵人。”可是，没有再骂多久，这大疯子就不再骂了。他再也不能骂了。

紧接着就是抗战。抗战时期，有位客人重访章氏故居。其时章已谢世多年。应声开门的是当年的仆役。老仆业已年迈，满头华发，在那黯淡森然的岁月中，愈显苍老。客人进去一看：章太炎的灵牌前，有一只烟钵，钵内正燃着一根香烟。

——香烟是章太炎毕生的嗜好。